

坊间名人

一位86岁老人的梦想

刘美花 冯宝新

本文的主人公叫孙文安，家住福山区南郊的邱家庄村。过了元旦，他就是一位86岁的老人了，1.75米的个子，背有点驼，一张饱经风霜的脸，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罗中立的油画《父亲》。与油画相比，孙文安似乎更沧桑，一张瘦长脸，颧骨凸起，眼睛不大，可是说起他喂养的动物们，他收养并抚养长大的女孩，还有那个没过门的女人，却会泛起光来。

在邱家庄周边，孙文安绝对是个有故事的人。我和他因为半亩菜园相识，相交已经40年了，见了面我习惯叫他孙大哥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刚从农村走出去，对黄土地还有着深深的情感。孙文安有一亩地，半亩种香椿，半亩是菜园。他几乎每天都去赶集，摆摊修鞋，再忙活菜地就有点吃力。作为刚搬来的邻居，我和姜编辑动了恻隐之心，在他陀螺般忙的时候，就给他打个下手。一块菜地把我们三家连了起来，我也因此逐渐了解到孙大哥的一些情况。

早晨太阳还没露头，天空白蒙蒙一片，乡村清爽而寂静。每天早上四点多，孙大哥家已经燃起村里第一缕炊烟。我感觉他是天下最有爱心的老人，他的第一缕炊烟不是为自己填饱肚子，而是为他养的动物们做可口的饭菜。

孙大哥首先要给鸡鸭猫狗们弄吃的，这已成为他的习惯。春、夏、秋三季，气温相对较高，给动物们弄吃的，还算容易，就是辛苦点。到了冬天就困难了，但不管天气多冷，冰雪多厚，也不管自己的身体是否舒服，他一定先去看看动物们昨晚的食物是否吃完。若没有吃完，他先回去生火烧水，水开了再去给动物们的钵子里加热水，温热原先的食物。动物们喝的水他也要用热水化开，再加些热水。他伺候好动物们吃饱喝足后，才会想到要照顾一下自己的胃。他对鸡鸭猫狗们的关心和爱护，远胜爱自己。

孙大哥的老伴去世二十几年了，他也孑然立二十几年。没了陪伴，我猜想他是不是把猫啊狗啊的，当作了自己的伙伴和精神寄托？他凑合着把剩饭热一下，有时不爱做饭就泡方便面。我曾几次看见他家里有一箱箱方便面，方便面成了他的主食，有时再加一袋从小商店里买来的最廉价的牛奶凑合一下。

每天，他对动物们很用心，但对自己很简单。他说，单身过，一人吃了全家不饿。我多次去他家，看他都是吃很简单的食物，譬如味极鲜拌生洋葱、生黄瓜蘸酱，有时候一个生西红柿就算一顿的菜，还常常做一顿菜吃一天。每次看到他吃得津津有味，我都感慨不已。

草草吃过饭后，孙大哥风风火火推出三轮车，收拾去赶集的工具。他驾驶的那辆除了喇叭不响，其余零部件都响的破三轮，一脸灿烂，俨然一位带兵出征的将军。周边方圆几十里的集市，都在他脑子里，他一个不落地挨个去赶。赶集不是去买好吃的，而是到集市上摆摊做修鞋生意。

为了生活，孙大哥年轻时拜师学了一手修鞋的好手艺，曾经走街串巷给人家修鞋挣钱。手有金刚钻，敢揽瓷器

活。不管什么样难修的旧鞋，经他一捣鼓，都能旧貌换新颜。他不仅技术高，价格公道，还笑脸相迎，由此赢得了一大批粉丝拥趸，回头客众多。干了多年修鞋生意，他结识了不少朋友，其中就有一个他生命中的女人，也是他至今还在追逐的梦想。

不管是骄阳似火、酷暑难耐，还是风雨交加、漫天雪舞，他每个月都要赶二十几天集。午饭，常常是啃个干馒头或包子，一边吃饭一边修鞋。半下午后，收拾地摊，打道回府。回家后，他也顾不上歇息，忙着喂养他的动物们。等伺候动物吃饱后，他又在菜园里忙活开了。

孙大哥有半亩香椿地，地的边角，他种上了各种瓜，拉瓜、南瓜、丝瓜……半亩菜园，也是我和姜编辑一家常去帮忙的地方。平日里只有他一个人在菜园里干活，如果需要施肥，他就把鸡鸭粪挑到地里。孙大哥如今都八十多岁了，还能挑起一担粪去菜园。有一天，我替他看着水管浇水，他挑着鸡鸭粪给菜施肥，即便戴着口罩，那股臭烘烘的气味仍熏得我恶心，赶紧躲到风口上方。孙大哥却不以为然，抓起一块块粪，用手捏成细的颗粒，撒到菜畦里。菜地附近没有水，旱天，我们都协助孙大哥用三轮车外出拉水。看着打蔫的菜叶子在清水的滋润下，变得新鲜碧绿、生机盎然，孙大哥那沧桑的脸上露出笑容。菜园里种的菜，他不打药，没事就去抓虫子。我打趣说，吃这点菜真不容易，省的菜钱没有汗水多。孙大哥说，驴闲三年，驮不上三斗糠；人闲三年，闷得慌。还是干点活好，人不能闲着，闲着会出毛病。听着他的话，我若有所思，这是一位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农民说的很朴实的话，却含有深刻的生活哲理。我们都爱吃孙大哥菜园里的菜，因为他的菜绝对是绿色蔬菜。

晚上，孙大哥还是先伺候好各种动物吃饱，自己再吃饭。饭后，他早早就上炕躺下了。白天忙一天，他确实很累。这一睡就是一个晚上。他每晚都不起夜，睡得很沉。等他早早醒来，又一个忙碌的白天开始了。日复一日，周而复始，他机械地重复着这样的生活，但他并没有感到枯燥无味，而是觉得开心快乐。

相处久了，我也了解到个中缘由，他是个有故事的人。孙大哥年轻的时候，在一个私人工厂上班，厂子倒闭后他就一直黏在土地上。如今年纪大了，虽然不能种粮食了，但他还是留下了一亩地，一半种香椿，一半是菜园。他在地里种菜，省下了买菜的费用；他用一把小小的锥子和丝线，凭着技术和热心，长年累月奔波于集市，为自己积累了不菲的收入。

与普通农村老人相比，他不缺吃饭养老的钱。他曾收养过一个被父母遗弃的超生女孩。当初，他含辛茹苦抚养女孩长大，供她上了大学。女孩从小在诚实善良的养父身边长大，继承了他的善良秉性，不顾他的反对每月都寄给他一千元的生活费。孙大哥曾说过，女儿刚工作，钱挣得也不多，她说等以后收入高了再给他多寄些钱。我知道，他前半生努力的梦想，就是为了让养女能考上大学，有个好的前途。

我很想听听孙大哥养育这个女孩从幼童到上大学、走上社会的动人故事，这

对于他，对于这个女孩，都是人生中重要的一段漫长的历程。女孩成长的过程，一定有许多感人的故事，孙大哥为此付出了多少汗水和艰辛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我试图想了解这个过程，几次找到切入点，都被孙大哥躲开了。我看得出来，他不想谈这个话题。后来，我从他的一位好朋友那里了解到，他把女孩养大并培养她上大学是他最初的一个梦想，曾发誓不让任何人打扰女孩平静的生活。由此，我看到了一位中国老人的朴实与善良。

三

五十多岁时，孙大哥和一个找他修鞋的女人认识了。一来二去，有了感情，他们开始了黄昏恋。他有了一个新的梦想，就是把那个像他一样单身多年的苦命女人娶进门，让她不再单着，有个温暖的家。

孙大哥平静地说起他与这个单身女人马拉松式的恋爱，二十多年了，他为她花了二十几万元。在二十多年里，他与这个女人并没有在一起长期生活，女人只是每个月来他这里小住数日。如新婚燕尔那样浪漫，似久别夫妻一样浓烈，他心甘情愿地帮助女人解决她家里的所有难事。

我觉得，孙大哥是天下最讲情义的男人，也是最淳朴、最热心、最真诚的男人。他与心爱的女人有个约定：等她侍候走了她的母亲，再来侍候他，并侍候他到老，为他送终。女人比他年轻。

一位老人对爱情这样执着、痴情，让我一度有点恍惚，或者说有点怀疑甚至担心。我可能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社会和人生的，看到更多的是虚伪和欺诈，我列举了当今社会不少女人专门骗取老人钱财的案例。

孙大哥听了摇摇头说，我们的关系已经二十多年了，用你们年轻人的话讲，是经过时间考验的。她不是那种轻浮的人，是一个善良的女人。说起他心爱的女人，他的眼里又迸发出平常少有的光芒，满脸的笑容有点灿烂。他说，等她送走了她的母亲，他要用六辆迎亲车把她接过来，让她体体面面做一回新娘。

听罢，我先是吃惊，继而惭愧，然后又有些肃然起敬。对比孙大哥，我还算年轻，却没有他的这份执着和真诚，更没有他追求梦想和爱情的勇气。这个世界上，有几对恋人能熬得过二十多年的爱情马拉松呢？对于我的疑虑，他不止一次劝我，说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，他心里有数。他又信心满满地说，你不是告诉我一个新闻，有位日本老太太100岁了还在写诗，还梦想谈恋爱吗？我才86岁，比你年轻多了。说罢，我们都笑了。

我的确跟孙大哥说过这样一条新闻，一位叫柴田丰的日本老太太，92岁开始写诗，99岁出版了她人生中第一本诗集，全日本都轰动了，日本著名报纸《产经新闻》给她开辟了专栏。老太太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：“就算是九十岁/也要恋爱呀/看似像在做梦/我的心已经飞上云端。”

我把86岁的中国农民孙大哥与百岁日本女诗人联系起来看，越想越觉得我的邻居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他的一生藏着凡而不凡的故事，他将生活过出了沉郁的诗意。孙大哥依然生活在梦想里，我祝愿他的梦想能够实现，将他心爱的女人娶进门。

草根作家王进利

白晓光

他不是“科班”出身，但靠着对文学梦的执着，三十多年笔耕不辍，老而弥坚，激情永存。他先后在《中国当代散文》《中国文学家》《当代诗歌》《烟台晚报》《齐鲁晚报》等报刊发表了900多篇文学作品，用自己的追求，实现了一个草根作家的文学梦！他就是66岁的烟台散文学会编委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王进利。

王进利把写作比喻成“弧线与生命”。一次，有一位朋友托人送来了一张纸，洁白如雪。纸的中央用铅笔画了一个很大的弧线。他想，如果把弧线里面涂成红色，很像一个美丽的夕阳。已过耳顺之年的他，觉得朋友的用意绝对不会是让他画一个夕阳那么简单。他感觉有些好笑，有些猜谜的味道。就在他“对纸而思”的时候，朋友打来了电话：“不要只看到一条简单的弧线，那也可以是你文学创作的起点，也可以象征生命。”细细一品，确实很有道理。王进利说：“如果把生命比作一条弧线的话，那么弧线的两端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与终点，而弧线的中央，则是在展现着我们生命的过程。其实，写作也是如此，有起点，有过程，有收获。”

无迹方知流光逝，有梦不觉人生寒。为了写作，他博览群书，从别人的故事里启迪人生，从别人的作品里汲取智慧。中国的四大名著、路遥的《人生》《平凡的世界》他先后读了数遍，贾平凹、茅盾、曹禺等大家的作品，光笔记他就记了厚厚一摞！那些不出名的作家，只要是文笔好的，他都会一一搜罗来，细细拜读。书读得多了，眼界开阔了，他写出来的作品也就酣畅淋漓起来。

写好文章是王进利的追求，所以，他时刻提醒自己要沉淀下来，像一粒沉淀的沙子那样，直到狂风到来才彻底咆哮。因为爱书，每次逛街，王进利总会买上几本喜欢的书，每个月的消费中，总有一部分是买书的“专款”。他家有藏书千余册，家中书柜放不下，他把家里装杂物的小屋整理出来，专门设了一个图书角，置放各类图书。因为有文学相伴，白水一杯也觉有茶香盈鼻，平淡的生活便增添了几分亮丽。

在文学创作过程中，他珍惜各种机遇，俯下身，写出了许多反映社会风貌的作品。在他的作品中有故乡的田野、河流、小溪，有工作过的村庄的袅袅炊烟、朦胧新月，有走过的村路、田埂小径，有众多父老乡亲、至爱亲朋的影像……他在文中所记叙的人和事，都是记忆画面中信手截取的点点滴滴，自然而平凡，质朴而真切，真实而感人！

退休后，王进利有了更多的闲暇时光，有时为了寻找创作灵感，他一个人坐上公交车，围着生活的这座海滨城市转转。有时王进利会去海边坐坐，在夕阳将要落下的时候，踩在细软的沙子上，顺着海岸线慢慢行走，让海水轻柔地环绕在脚踝。海浪打湿了他的脚面，也为他的散文及诗歌创作带来了灵感。

王进利没有辜负故土乡亲的期望，没有忘记自己肩上的使命，他站在不同的角度去观察、去思考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，写出了最真的作品。